

我的吃酒



江南人文手记

陆明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hlinpress.com

我的吃酒



江南人文手记

陆明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吃酒：江南人文手记 / 陆明著. — 上海：学
林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486-0950-6

I. ①我… II. ①陆…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0999号

我的吃酒：江南人文手记



作 者——陆 明
责任编辑——薛 莹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电话/传真：021-64515005
网址：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网址：www.ewen.co

印 刷——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2.5

字 数——16.5万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950-6/G·351

定 价——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酒人酒事

缘起	(3)
酒相	(6)
乡村两酒民	(10)
关牛棚	(18)
酒的品质	(40)
枪毙烧	(42)
金刚刺	(47)
酊乙	(49)
一粒糖过酒	(58)
草棚对酌	(69)
脚步钹	(73)
茅婆婆	(85)
嗒点	(102)
摊酒	(105)
门前清	(108)
黄酒	(110)
美食记	(114)

知味杂记

竹菰	(119)
桑葚	(121)

白箬笋	(122)
哺退蛋	(124)
生糖猪油糕	(126)
田鸡	(128)
糖粥担	(131)
老莫五香豆	(133)
团子担与冷糖担	(135)
羊汤	(137)
炒米茶	(139)
蒸缸蹄髈	(141)
砂锅炖鱼	(143)
五香豆腐干	(145)
食有鱼	(147)
相湖蚬	(149)
乌背鲫鱼	(150)
无刺鳎	(151)
七星咸雪菜	(152)
南湖船菜	(153)
二锦馅	(155)
乳腐肉	(156)
红烧酥羊肉	(157)
白切羊肉	(158)
爆鳝丝	(159)
团子	(160)
青团子	(161)

麦芽塌饼	(162)
粉糕	(163)
灰汤粽	(164)
印花糕	(165)

宋代秀州酒

酒名著录	(169)
酒名由来	(172)
名酿品类	(176)
陆游与清若空	(180)
斗新酿	(185)
十月白	(188)
后记	(192)

酒人酒事

- ◆ 缘起
- ◆ 酒相
- ◆ 乡村两酒民
- ◆ 关牛棚
- ◆ 酒的品质
- ◆ 枪毙烧
- ◆ 金刚刺
- ◆ 酊乙
- ◆ 一粒糖过酒
- ◆ 草棚对酌
- ◆ 脚步钹
- ◆ 茅婆婆
- ◆ 啫点
- ◆ 摊酒
- ◆ 门前清
- ◆ 黄酒
- ◆ 美食记



缘 起

我出生在吴地的嘉兴，是听着吴音说着吴语长大的。

我是己丑年（1949）生人，没有离乡留居异地的经历，真是生老于斯了。和我同辈的嘉兴人，现在还说一口老派嘉兴话的已经不多（嘉兴话有所谓老派、新派之分，新派比较老派，受普通话、上海话影响大），我是为数甚少、依然说老派嘉兴话的一个宿货。并且，我不会普通话，哪怕是以吴腔而操北音的“嘉普”。（近三十年来，嘉兴话开国语被戏称为“嘉普”，犹如旧指的蓝青官话。）

我说话是这么个模样，连带到作文，总不免夹杂方言，令有些编辑皱眉。譬如“喝酒”在我的笔下就很容易地写成“吃酒”，而吴语“吃”读如“噉”，这跟吃烟、吃茶、吃汤、吃闲话……一样，都很使北方人费解。尤其是香烟，那玩意不就是烟卷嘛，点燃，抽或吸，不能咀嚼，怎么就“噉”起来了呢？但在江南人像我，却觉得方言“吃”这个字眼用在酒上绝妙，有情韵！试想晴窗日长，二三好友共饮，桌上摆出三四个装着爆鱼、慈姑、发芽豆、猪头糕的小菜碟子，端起白瓷蓝边的酒碗，碗中满斟碧清的十月白，说声：“来，吃酒哩。”语气淡淡低缓，没有“喝”或“干”的决截，那几双注定在酒碗的眼睛所流露出来的一种神态以及酒到唇边浅浅的一啜，这才叫无可比象的安恬自适呐。

这二三好友在吃酒上头，必是性情相似的。

我即是这二三好友中的一个。

我吃酒至今，得到二三好友的境遇却不多。

我是爱酒的。我爱酒，大半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我十七岁开始正儿八经地吃酒，最迷恋十月白，那是一种在农历十月用糯米酿造的酒，因是农家自酿，所以又称杜做酒。十月白酒性平和，可以储藏经年不坏。开甓，酒色清碧。也有橙黄的，那是酵母的菌变，不妨碍品质。十月白是生酒，清如冰雪，上口生



陆明像

鲜。陆游《半丈红盛开》诗云：“满酌吴中清若空，共赏池边半丈红。”清若空，酒也；半丈红，花木也。继放翁五百余年后，朱竹垞作《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其第八十九首有句讴颂曰：“荆南豫北斗新酿，不比吾乡清若空。”诗下注：“清若空亦秀州酒名，见《武林旧事》。”秀州，嘉兴古郡名；《武林旧事》，南宋周公谨撰。对于宋代的佳醅清若空，我以为它应该就是十月白。这个，我将在《宋代秀州酒》一文中细说。

我吃酒已近五十年矣，从未有过戒酒的念头，现在更是。四十岁时，有位自诩精通六爻的朋友为我占卜，他取出

四十九根游戏棒替代蓍草，红的绿的各放一堆，问了生辰八字，把那些个“蓍草”摆弄来摆弄去，结果宣布我“寿止于五十四”。我不信。扯淡！我的命难道就在这几根游戏棒上？如今我早过了开七（古称六十一岁为“开七”），信他，白赚了十年。六十一花甲，活够本，往后多少年也就是白赚！酒，吃一点就吃一点吧，真不必戒。人的寿命，听天的！“天”是有的，不然，要那么多宗教来干吗？

吃酒五十年。五十年，按目下每晚两碗十月白的量，我吃掉的酒毛估估一万六千斤，载重吨半的赤膊船，可以装载五六船！

甚矣，醪之于我岂其不厚乎！

我理应写一点文字。

我有癖。癖，嗜好也。癖酒，只要智不瞽乱，并非就是坏事。世上凡百物事经久都会成癖。一个人没有癖倒是有些可怕的。陶庵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有癖才有深情。

读书人一般都有点癖。起码是书癖，有人问他借书，百不愿意，攒眉、瞪眼、龇牙，仿佛割他的肉。最终面子下不来，嘴上不得不连声“噢噢”，这是爱书极深以成癖。也有的观书前必挽袖、沐手，那是洁癖。更有的文字癖，写稿，稿杀青，稿面上不容有错字，发现一字错，拿来糍糊、裁纸刀和笔，挖、补、缮正，像是弗忍见美人脸上有斑疵。

我是半吊子读书人，并无读书人的那点癖。我只是有酒乐与人共饮而不乐赠予人。这跟书癖虽然有“借”“赠”之别，可情感却是相同的。

我今撰《我的吃酒》，亦情之所至不能自己。文不计短长，随心；凡记都是所经、所遇、所见、所闻。至若叙志述怀，则或亦有之。

酒 相

相，在吴语里从一个人的姿态、样子上说的，有所谓坐相、立相、走相、困（睡）相、吃相，等等。酒相，即指吃酒时和醉后的姿态、样子。吴语又有“相道”一词，涵盖所说诸相。

相道寓褒贬。褒，曰相道好；贬，曰相道破。

我年轻时的酒相，可以说极破。酒相破，那是有缘故的。我在“缘起”中讲道：“我爱酒，大半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大半之外还有“小半”，那小半是家庭处境使然。我是独子，且从小就几乎没有父亲，也几乎没有家。祖母心疼我，经常唠叨我“譬如孤哀子”。庚寅年，我两岁，父亲远去内蒙古服刑。父亲是因为1949年前的旧政府获罪的，是“历史反革命”。但按祖母的说法，“只是吃错了饭，又不偷不抢”。我从能记事起就明白自己跟别的小孩不同，有时在外淘气过了头，被街坊告到家里，说：“怪不得，爷是牢监犯，像种出种呀。”祖母待街坊走后，暗暗垂泪，数落我：“真是勿争气！人家有爷，僚是赛过旤没爷了呀。”其实淘气逾分，无非是打碎一只种花瓦盆之类的鸡毛屁事，或者有比瓦盆更不值，可街坊出言的声口（“像种出种”）又何必那样的欺人呢。说到欺人，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最惨的是被同学逼着问我父亲在哪里。“僚爷呐，僚爷呐？”在刚下了课的教室里，三五个人一起围着我鬻个不休。我不愿回答，低下头，脸转向一边。这是明知故问，羞辱我，使我完全没有自尊。虽然小学生未必会持这样清晰意识，只是出自一点戏侮人好玩的心理罢了，但彼时的社会，对于牢监犯的共识，几乎是一概地无分良莠，一概地鄙视的。这种鄙视往往池鱼而及家属。

班主任老师曾和我母亲同事，晚一辈，年轻漂亮，一笑脸上两酒窝，很深，很甜美。我每受到窘迫，她多半在一旁，手里抱着讲义夹课本，抿紧嘴不作声，

始终如一地不作声！脸上的酒窝不再甜美。冷眼。直到上课铃声响。

记忆里她从未出面劝止，只有一次，我听到她对别的老师提起我母亲的名字，说：“唉，这是某某的儿子。”

语气温婉，让开始懂事的我回想了长久。

我母亲由于父亲的原因，很早就从城里发配到乡下教书。母亲不常回家。我的童年、少年是压抑的。

乙巳年（1965），我十七岁。初中毕业，升学、工作都无望。我不愿待在城里。这年秋天，我插队下乡成了一名知识青年。

我做知青并无理想、抱负，我是冲着广阔天地可以放开吃酒去的。这在全国的知青中，大概也可算是一个异数吧。母亲在北乡教书，和我插队的地方相隔四五十里，管束不到我；祖母年已老迈，更管束不到我。酒，让我得以纾放压抑。当然，大半还是天性所致，与生俱来的天性。吁，我这也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啊。

我甫到乡下，一上手就是烈酒。虎岩牌，六十三度，北方来的。虎岩老白干的瓶贴上，画一头站立在山崖顶的老虎，吊睛白额，正掉首咆哮，虎身上的斑纹染成大紫红。

虎岩老白干是烧酒，我十三四岁就吃过烧酒了，那是祖母受早故的祖父影响，闲时爱笃一杯，杯不大，几钱，我是偷吃了她老人家的酒。烧酒苦辣，我吃几口，却没有什麼难受的感觉。这跟祖母吃的是陈年糟烧有关，陈年糟烧颜色有一点松花黄，糟香味，老吃酒称上口服滑。我的祖母吃酒并无瘾，家中也不常备。我对年少时的偷吃烧酒，记忆里也就只保留了这么点印象。

虎岩老白干比较陈年糟烧，清冽，清如镜面；开瓶，酒气冲鼻；触嘴刺唇，搁嘴里像熬火，徐徐从咽喉下去，却成了一根火线，热辣辣直贯肺腑，“烘”的一下，那又像是浑身都熬了火一般，痛快得很，不容有丝毫的讨饶，直似袁子才所谓的“光棍”。



虎岩对我的劲。

知青第一年每月有津贴九元，加上母亲寄来的五元，十四块大洋差不多可供两个城市贫民最低生活的月费了。我每去镇上，必花块把钱拎一瓶虎岩。我的酒量一次可罄半瓶。虎岩老白干一斤装，吃半斤是八分醉。八分恰好。可我任性，加点，再加点，瓶子抖抖，瓶口“咕嘟”一声，杯中又满了。非吃到九分、十分乃至大醉不可。独酌、聚饮都是这样。烂醉得一塌糊涂时，要么痛哭，鼻涕眼泪一起来；要么呕吐，倒肠挖肚的呕吐，把胆囊里的汁都呕了出来。胆汁

有点儿发绿，韧吊吊，极苦。酒醉呕吐，吐出来的酒菜经过胃液的消化，通常是黄颜色的，黏糊糊一大滩，散发出刺鼻的恶臭！乡谈称吃酒到这种模样是“头屑污”（吴语“屑”读如“查”，污则粪也，“头屑污”是谓从嘴巴出恭），最为酒民所不屑。善饮的好相道以醺醺然为度。我如此失控，是在借酒释放年少时就承受着的压抑吗？答案是多少有一点儿。

我插队那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即指“地富反坏”四类专政对象的子女）的说法已经流行。比较村坊上的地主富农子女，我是双重身份：知青，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能够参加基干民兵，而他们不能。但，既然有“可以”，也就有“不可以”，对后者的结果将会如何，坦白说，我那会儿从未往深里去想。我那会儿对出身的敏感还是感性的，十七八岁，毕竟是青涩的年纪。

我甫到乡下就那么放纵于酒，归根究底还是出自天性的喜好。

我的酒相破已然出了名。一次，我在一位知青朋友那里吃酒，他不大会这三点水，尽让我，六十三度的虎岩老白干，光了，杯底的余沥也吮干，换上杜酝，龙虎斗！两种酒混吃，我称之为“龙虎斗”，这是我的创作。我端的大醉了，没有痛哭流涕，没有头屑污，却站在这位朋友的床上，竟冲着床下哗哗哗撒了一大泡尿。

这位知青朋友是苏北籍，连声惊呼：“阿哟乖乖，阿哟乖乖！”哆着两个手没处抓捏。

这是我今生以来，唯一的一次醉后极其严重的失态失德！

我到了中年后，酒相才渐好。

我做知青前后合十个年头，对知青的人生价值（青春无悔或有悔有怨之类）究竟该如何看待，我向来不感兴趣，但由酒事上说，个人倒是觉得并非完全无可称道，譬如我对乡村中儒素家风的认知，最初即是在插队时从两位酒民身上获取到的。

乡村两酒民

我插队的村子北离幽桥镇三里，南离公路四里，公路有个汽车停靠站，木头站牌钉在一棵合抱的黄桢树上，站名“大树下”。

汽车停靠站东侧是小茶馆、兽医站、供销社下伸店。西侧是剃头店，小小一间草棚，摆一把木头靠背椅、一个脸盆架子、泥墙上挂一面乌花斑驳的缺角长方镜子，设备极简陋；剃头师傅是个痢痢，光秃秃碗大的疤上长不多几根头发，稀稀拉拉的，没法子梳。他自己大概是无需理发的，却天天为别人做那“顶上功夫”，我们知青见了都忍不住笑，叫他“剩几根”，叫了几回，听明白是在嘲讽他，他也就不客气地回敬我们是“猪虱”，长在猪猡身上的虱子！

吴语“猪虱”跟“知识”谐音。这位“剩几根”老兄除了好酒，还好色，我在《脚步钿》一文里会写到他。

汽车停靠站相距县城二十多里，上下午各往返两班公交车，花二毛钱买张车票就到城里了。

镇不通公路，去城里有轮船航班。

我所在的村子，出入挺方便的。

村子里有一条小河，河上架一座石板桥，桥名“迁善”，是从《孟子·尽心上》“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中摘取，大概指生民在王道的治下日益向善而又不不知是谁使之的那样一种“化境”吧。

桥单孔，长三四丈，不宽，约容三人并肩；桥的一侧有木栏杆，一侧却没有，空荡荡；一侧有栏杆可供人过桥时扶把手，一侧无栏杆如一人挑担过桥，恰巧对面有人来，于桥上相遇，挑担的只消把担子的一头转向河面，对面来人即可从扁担下钻身过去。

这挑担的不管是稻担谷箩担还是两大桶粪，都能在桥上避让。

我在乡下走过许多的桥，无论是竹桥、木桥、砖桥、石拱桥和石板桥，单孔还是三孔的，大大小小的有栏无栏，像迁善桥这样单边设护栏的，尚未见到第二例！推想当年村中蒋曹二氏发起建桥时，生此巧思，亦正本于“迁善”故训。

木头桥栏杆容易朽坏，这修缮之事一二百年来村民并无龃龉。

迁善桥桥南为南浜，桥北为北浜，合五十来户人家，都临水居。竹林树木深秀，清流、石梁、村舍，掩映似画。我插队住南浜。南浜和北浜，各有一位好酒的酒民。对于嗜酒的人，历来有所谓酒仙、酒圣、酒民、酒徒、酒鬼、酒游花等种种的名号。酒仙、酒圣，美誉也；酒徒、酒鬼，酗酒贪杯而“鬼”为詈词，“徒”则稍稍近于詈也；酒游花，那是专送给文人的戏称，文人一旦举杯，大半浮浪，见席上有美女，两眼顿时放光，绮思联翩者有之，频与狎玩者有之，而狎玩最不堪。酒民则无褒贬。他只是爱酒吃酒，自斟、对酌、聚饮，都不闹酒；一生绝无灌夫使酒骂座那般的举动，也绝不像陶渊明对杯中物持有“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旷达情怀。他更从未去想酒游花那样的艳福。每饭吃一点或曰“嗒点”，醺醺然，微醉；偶或过饮醒困，不声不响，和衣而卧，生年之乐尽在这个中！

南浜的福田和北浜的寿观，便是这样的乡村酒民（酒民，城市中多见于街头小酒店，一人据案独酌，视旁人如同空气）。

福田和寿观都年逾花甲，老哥俩年轻时就是酒搭子（吃酒的伴）。福田紫膛脸，浓眉，眉毛很长，前挑，脑门鼓鼓的；说话有板有眼，短句，多停顿，每说一句，尾音从鼻腔出，“嗯”的一下，很重。

“老寿，来，吃酒吃酒——嗯！”福田这一声“嗯”，把他对生活的知足、愜然和别无所求的心态表露得淋漓尽致。把福田放到任何一个时代，他都是统治者治下的好老百姓、顺民。这其实非关勋藁，福田的天性就是这样子的。

寿观也是。寿观大圆盘脸，细眉细眼，嘴巴很阔；若不是长年在田地耕作使人黧黑，寿观的面相应该是白白胖胖，慈眉善目的，像一尊菩萨。寿观本是菩萨